

恰红尘

你们知道当太子妃的滋味吗？众人眼中的荣耀、宠爱、锦衣玉食，全都是一场孤独、痛苦、绝望至极的幻梦……

但，比起爱上太子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

01

在下钟意，年方十八，三个月前是尚书家的大小姐，现在，是莲溪寺的一个小尼姑。而这一切——

只因观相先生的一句：天煞白虎命。

这种命格的人，无论爱上谁，都会克掉他的性命。

之前只当是笑话，而随着父亲踉跄入狱被斩，母亲流放宁古塔，至亲接二连三地离我而去，我渐渐地信了……为了化煞保命，消除业障，我来到了最为偏远的莲溪寺。

剃度时，师父有些怜惜地看着我，我摘下发簪、解开发髻，如瀑的头发垂到腰间。

闭上眼睛，感觉头皮一阵阵发麻，青丝滑落。

师父说：「从此以后，你便没有烦恼了。」

呵。怎么可能？

尚书府大小姐岂能不知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便有烦恼。

回到禅房，果然看到有人正在翻我的行李。

「两位同修，你们这是……」

「好啊，新来的，你竟然有这样的衣服！」

「师太，那是我娘给我绣的……」

我上前解释，希望两位师太能把肚兜还给我。

那件粉色的肚兜上，绣着一只青色的如意，是我娘留给我的、唯一的念想。

「来，穿上给我们看看。」

「阿弥陀佛，这不是用来穿的……」

「哼，是不是等着穿给男人看？」两位同修笑作一团。

我睁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。

「师太，我已皈依佛门……」我下意识地拽住了衣角。

「不穿是吧？那我可就把它交给师父了！」

「交给师父也可以，我会跟师父解释的。」慌乱之中，我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「不怕是吧？你赶紧翻翻行李里还有什么。大户人家，不可能就这么一个破玩意儿。」

两人又在我的行李里翻腾起来。

「师太，还有一只玉镯子，只要你把肚兜还给我，玉镯子可以给二位师太。」

「肚兜竟然比玉镯子还重要？肯定是奸夫给的什么信物。」

「这只是娘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。」我的眼里噙满泪水，想起了小时候，娘亲在府上为我缝制肚兜的场景。

「来，穿上给我们看看。否则……」

另一位师太大声说：「否则，我们就撕了它，哈哈哈哈！」

冬日里的禅房与冰窖无异，为了这最后的念想，我一件件地褪去了衣服……

直至只剩贴身的亵衣。

「快点，别磨蹭！」师太不耐烦地催促，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喧闹起来——

「此处是比丘尼的住所，外人……尤其是男子不能闯入。」是师父的声音，如此慌张。

话音刚落，有人破门而入。

七名大汉，穿着牛皮裤子，鞭子盘在头顶，肌肉虬结，全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

一男子走进，儒雅、白净、鼻梁高挺，阳光倾洒在他的灰呢子大衣上，映照出衣服上用金线缝制的暗绣。一件青色的斗篷罩在外面，更显潇洒。

「在下高盟，请钟意、钟娘子立刻还俗。」

师父看着高盟，又看向只穿着亵衣的我，紧闭双目，只说了一句：「阿弥陀佛。」

我蜷缩在角落，紧紧地抱着我的那个包裹。

高盟径直走向我，我紧闭双眼，不知面前的男子究竟会对我做什么。然而他只是将斗篷摘下，轻轻地披到我的身上。尽管他如此温柔，但我感受到的却不是关心，而是冷漠的执行一个程序。眼前不是我，是旁人他也会这么做。

接着，高盟对我施以跪礼。

高盟：「请娘子即刻下榻太子府中，侍奉太子。」

我不解：「太子？」

当我还是朝中尚书的女儿，或许有一天真的会嫁入帝王家。而随着父亲踉跄入狱被斩、母亲流放宁古塔，我也剃度出家。如今听到还俗嫁人，还是嫁入太子府中，仿佛一个天大的笑话！

高盟与我四目相对，我眼神中满是惊诧，高盟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「起驾，带太子妃入宫。」

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就被两名彪形大汉架走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塞入轿子中。

起轿之际，高盟突然喊：「慢着」。

高盟探身进来，向我下达命令：「打开包裹，我要看看，里面有没有对太子不利的东西。」

我把头扭向一边，将包裹抱得更紧，高盟一把抢过，发现是几本经书和玉镯。

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告诉我：「宫里锦衣玉食，你大可不必再带这些——

诶，这是什么？」

我看到包裹露出一角粉色，连忙起身去抢，高盟只是稍微侧了侧身，就用肩膀把我抵了回来，他的身体也顺势挤进了轿子，我动弹不得。

他扯出那粉色的一角，发现是件崭新的肚兜，脸竟然红了。但是随即又立刻换上了一副见怪不怪的面孔。

我盯着他：「这东西能害到你家主子吗？」高盟不发一语，神色似有愠怒，我有些紧张。

没想他只是说了句：「你，不是个尼姑吗？」

我一把抢过肚兜，狠狠地将拳头砸向高盟，他向后一撤，将包裹抛向我，离开轿子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眼神中尽是冷漠。

02

我竟然真的来到了太子府邸，这周围的一切断然不是一般的官宦人家就可以比拟的。

仅是沐浴更衣就安排了二十多人，茉莉花瓣在池中散出阵阵清香。水波荡漾，我竟然昏头昏脑地觉得，当个太子妃也不错，这比莲溪寺冰冷的井水不知道要舒服多少倍！

两个嬷嬷服侍我戴上了繁复的珠翠、发套。嘴唇亦抹上了鲜红的唇脂，傅粉一层，衬着眉间的花钿，镜子中的女子，已与寻常人家的碧玉少女没有区别。

我问：「太子为何要娶我？」

嬷嬷不说话，还是低眉顺眼地准备为我戴上凤冠，我却命她将发套和凤冠取下。

嬷嬷大惊：「娘娘，不可……」

我笑了笑：「既然是夫妻，自然要以诚待人。太子问起，我会一人揽下，二位嬷嬷辛苦了。」

我，钟意，即使是在与太子的大婚之日，也要以本来面目示人！让众人都知道，当朝太子妃，乃莲溪寺的尼姑，罪臣之女！

此刻，我迫切地等待太子的到来，想当面给他难堪。

然而，花烛燃尽，睡眼惺忪的我才发现，身边半躺着一个人，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。而他的手，正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……光头……

被一个初次谋面的男子见到自己的光头，我难堪至极。但是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此人，一定乃当朝太子，我此刻的模样，不就是为了让他难堪的吗？我立刻起身、跪在他脚下：「参见太子殿下……」

没人应我。

「参见太子殿下。」

还是没人应我。

我刚准备抬头，突然感觉谁在我的头顶，「砰」地弹了一下。

我不禁心中暗骂：这……这是当朝太子？

我怒目圆睁，抬头看他，他竟然笑着说：「这莲溪寺的比丘尼，的确惹人怜爱！」

「你？」我气得站起身来，凑近一步看着他，他却将冰凉的手掌置于我的头顶之上，轻轻摩挲了几下。

太子看着我：「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娶你吗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：「我想问，你未必想答；你想答，我不问你也会说的。」

太子点了点头：「舟车劳顿，好好休息。」

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掉了，只留下一个满腹狐疑的我。

03

再次见到太子，已是三日之后。

这三日我好吃好喝，丝毫没有不适，甚至已经做好了永远见不到太子的准备。

下午，我准备小憩一会儿，太子风尘仆仆地来到卧房，带着浓重的脂粉香。

「什么味道.....」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他也不禁嗅了嗅。

「怡情坊的薰香，总是这么厚重。」

怡情坊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这名字，我猜也能猜得出来。况且，这几日在府中，我也听了不少关于太子的传言——流连于烟花柳巷，不问政务，整日与府中丫鬟打情骂俏，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罢了。

我将头转向一旁，太子冰凉的鼻尖碰到了我的脸颊。

「怡情坊的那些女子，的确不像我的钟意，清清爽爽，暗自芬芳.....」

我不想回应，起身去倒水，却被他一把揽入怀中。

「躲我？」太子眼波流转，让人心神恍惚，我想要挣脱，太子却将我抱得更紧。

「本王，香吗？」太子轻轻揽着我的肩头，宠溺地看着我，我却没忍住咳嗽起来。青灯黄卷之下，我早已不习惯这样的味道。

太子将我扶起，站在他的对面。

「帮本王更衣，将这些胭脂俗粉的味道统统拿掉！」太子站起来，张开双臂，俯身看我。我默不作声。

「难道是生我的气了？嫌我当日没有陪你？」

「你娶我，到底是为何？难道是为了羞辱我？」我还是将心底的话说出。

「哈哈，果然是生气了。我娶你，就是想让你锦衣玉食，伴我左右。」

「为何是我？」我看着他。

「为何不能是你？」他反问的口气反而温柔起来。

「我.....」我竟然一时语塞。

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不容置疑。

「这，就是一个交易。」他说。

我一惊：「如果我不同意这个交易呢？」

他只是笑了笑，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「我与你的婚事，关系到我的生死。所以，我给出的条件，绝对丰厚。」

我愤怒：「你的事与我何干？」

太子：「我的生死自然与你无干。那你娘呢？你死爹在昭狱，且不提昭狱那些五花八门的刑法，光监狱里彻骨的阴冷就让他死好几回了。你母亲年事已高，至今在塞外为披甲人之奴。难道，你不想见她吗？」

我的泪，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，是啊，我的娘亲平日里只是读书养花，做些女红，怎么受到了那般苦.....

太子轻轻拭去我的泪水，突然又变得温柔起来：「做我的太子妃，我保你母亲周全。」我怔怔地看着他，眼神中，一定满是哀求。

「帮本王更衣。」太子仿佛忘记了刚才说过的一切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
我不再躲闪，我知道，这是我与太子交易的第一步，他在考验我，为了母亲，我不能拒绝.....我淌着眼泪将太子的外衣脱掉，只剩一身白衣亵衣。我抬头看他，清秀的五官上点缀着暖暖的笑容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继续轻轻脱掉亵衣，露出白色干净的胸膛，我却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

太子的身上，布满大大小小的红斑。在尚书府中，我曾粗浅学习医术，知晓那是中夹竹毒的表现，并且毒素已经入侵肌理才会有此表现。

也就是说，太子中毒已深，若无解药，三个月内必暴毙。

「怕了？还是嫌弃本王？」太子倒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「疼吗？」惊得半晌没有说话的我，终于还是开了口。

太子看着我，眼神中有光：「钟意，你果然是本王的人。」

言毕，太子将我揽入怀中，冰凉的胸膛贴着我滚烫的脸庞。

太子此时像孩子一样喃喃说道：「我是当朝太子，被人毒害，亦不能宣扬。只能娶罪臣之女，让我的婚姻，成为皇宫的丑闻，从而让那些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放松警惕.....」

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又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。

「对不起，让你深陷险境，但，你我都是身不由己，而像我们这样的人——」

「只能向前，不管用什么代价。」

太子看着我，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：「你现在怕吗？」

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，我却努力拘住它们，不让眼泪落下。

我摇了摇头：「不怕。」

太子笑了笑：「那为何你的手会冷？可是心里有担忧放不下？」

我抬头看向太子，那是一张苍白的脸，但却笑意盈盈，如同我的房门口绽放的第一朵桃花。

他握着我的手，温度从他的手掌细细密密传到我的手掌。

刹那间，或许是幻觉吧，我感觉心里有潺潺的水流，有什么东西，正在融化。

04

太子说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，但是，他却对这个交易未免有些过于上心。

之前，太子以流连于烟花柳巷著称，而现在，他连出门都很少，整日在太子府中陪伴我。

是夜，我请他脱下外套，他笑我为何这般急不可耐，我则不做声，轻轻拿出一罐膏药，将它一点点涂抹在太子的伤口之上。

「哪来的？」

「在院子里找了些紫草，舂碾之后，能让你的伤口，好受些。」

我对紫草过敏，一边涂，一边熏红了眼睛。而我做这一切，只是为了母亲。

太子捧着我的脸，问我是不是广寒宫下凡的小玉兔，呵，这无非是些调笑烟花女子的手段罢了，但我的脸上还是挂着笑意，任凭太子将我手中的药膏放到一旁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，又捧起了我的脸，冰凉的鼻尖蹭了蹭我的鼻尖，温热的嘴唇，贴上了我的嘴唇，柔软得像一匹缎子……

我动弹不得，任凭太子一件件脱去我的衣服……

翌日，我醒来，太子早已离开，我却在被子里发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。

我忍不住惊呼。

躲在梁柱之后的太子跑出来，大声笑着掀开被子，一只雪白的兔子正眨着红色的眼睛看着我，我的脸上有藏不住的惊喜。

太子轻轻地捏了一下我的鼻子。

「瞧这小兔子，像不像我的宝贝阿意？」

我捧起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，喜出望外。

「阿意，生日快乐。」太子在我耳边轻轻说道，我，愣住了。

自从家道中落，早已无人记得我的生日，更不会有生日礼物，而今，一个不过是与我做交易的太子，却在祝我生日快乐。

我眼中有泪，却还是咬紧嘴唇：「你记错了。」

「不会错的，阿意。你我就算夫妻一天，我也要用十二个时辰来疼你。」

太子唤小兔子为如意，希望我能事事如意。

那一刻，我也心中一动，在心里许下了一个小小的愿望：愿眼前人，称心，如意。

「我在宫中，事情繁多，总有无法陪伴你的时刻，就让如意，时时伴你左右吧。」

我时刻提醒自己，这不过就是一个交易，但是内心，却总有扑通扑通的声音。

过去，我常常夜不能寐，只能看月亮的阴晴圆缺，在心中投射小小的光亮，如今，太子夜夜陪在我的身旁，即使只是听见他的呼吸，我都会安然入眠，一夜无梦。

05

进宫一月有余，我的头皮上泛出青青的发茬，我找出大婚当日嬷嬷给我准备的头套，对镜悉心戴上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秀发乌黑，发簪精巧，薄粉轻铺，已是一幅可人模样。

「阿意！」

太子回来了。他看到眼前的我，眼神中有一丝惊喜。

「我的阿意，倾国倾城。」

「阿意不争一国一城，只愿不负一人。」

太子看着我：「阿意，你无需不负任何人。就像这发套，你戴上，多少都会有些不适，我怜惜的，是你的善良纯真，而不是这青丝几缕，胭脂二两。」

我笑道：「没有头发的太子妃，成何体统，岂不被人看了笑话。我有些不适，又何妨？」

太子轻抚我的面颊。

「我的阿意，不必介意任何体统，这太子府邸，全都听你安排。来人啊！」

太子突然唤来府中管事的太监和嬷嬷。

「传我的命令，即日起，府内上上下下宫女，即刻起，全都剪断青丝，与太子妃一起蓄发！」

「殿下，万万不可！钟意毕竟曾是出家人，但是府中的其他女眷……」我恳求太子不要因我而作出荒唐的决定，但是太子的眼神中，透着对我的疼爱，但是也有着不容置疑的独断。

太子与我站在窗边，看着也都露出青白头皮的宫女们，向我说到：「阿意，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用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了。」

我有些愧疚，但是君命难违。

「什么？太子府上上下下全都剃成了光头？！」

此时，深宫之中。当朝皇后玉手衬着头，正听底下太监缓缓道来，本来脸上无喜亦无悲，却突然暴怒。

「钟意……」皇后念着我的名字，眉头渐渐皱了起来。

皇后挥了挥手，太监立刻碎步向前。

皇后轻声说了两句，太监脸色沉了沉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转身便走了。

06

还记得在莲溪寺第一日，师太说，进入佛家不是修行的终点，而是修行的开始，会不断有七情六欲考验你的精神。那时，我心中惦记的只有爹娘，七情六欲听上去，我完全不懂，但是，此刻，我扶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看着脚边的如意，却不禁有些疑惑。

究竟是哪一刻，我，竟然在这样一场交易里，动了心思呢？

我，为了至今都音讯全无的母亲，答应了这场交易，我以为我在做交换，但是，从我动心的那一刻起，我发现，我竟然时时刻刻都在收获。我不知道交易何时会结束，但是，我想给这场交易留个纪念，哪怕，这只是太子生命中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注脚。

「阿意，跟我来。」太子推门进来，拉住我的手就往外走。

太子气喘吁吁，我跟着走了几个碎步，忍不住拽住他。

「太子，慢些。」

太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：「怎么了，阿意，不舒服吗？」

我低着头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

「我们要去哪里？稍微慢些，好不好？」

太子有些着急：「我怕错过了最佳的时辰。」

我面露难色，太子笑了笑，随后将我抱起。

「小王我今日抱着你，如何？」

我搂着太子的脖子，看着他有些焦灼的眼神，不禁疑惑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太子不曾停歇，大步流星地向后花园走去。

到了后花园门口，太子命宫女太监们全都离开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我拿出帕子，想帮他轻轻拭去，太子仿佛顾不得这么多，只是轻声唤我：「阿意。」

太子的目光中，多了几分深情，他推开后花园的门，带我走到缓步前往后山，后山有一处凉亭，我之前常来，于此地眺望远方，家的方向。

眼前的一切令我热泪盈眶，凉亭里，齐齐整整地放着香炉、鲜花、几碟供品.....

「这？」我不敢问出心底的话，因为我没有资格。

「钟意，我很早就说过，你我夫妻一天，我也要用十二个时辰来疼你，你的父亲，于朝廷，是罪臣；但是于你、于我，都是亲人。今天，是他的忌日，请原谅我，暂时无法为他做更多.....」

「不，殿下，钟意对此感恩戴德。我.....我.....钟意我有一事想讲，但是却又不敢讲，如果有冒犯到殿下，我不求殿下恕罪.....」我的眼泪滑落，不知该如何说下去。

「阿意，但讲无妨。」

我轻轻跪下：「只求殿下免我肚中孩儿一死。」

「什么？阿意？你.....」太子将我扶起，坐于凉亭一角。

太子轻轻地抚着我的肚子。

「难怪你让我慢些，原来竟然是.....」太子的眼中满是爱意和惊喜，那一刻，我所有的担心全都烟消云散。

太子将我揽入怀中，不停地唤着我的名字：「阿意，我的阿意。」

太子起身，来到祭台前，点燃了三炷香。

「钟大人，小婿一定会保护好钟意和我们的骨肉……」他向着远处拜了拜，随后又说出一句令我今生难忘的话。

「……有朝一日，为您平反昭雪。」

我起身，走到他的身旁。

「殿下，你也相信我的父亲是冤枉的，对吗？」

我的泪水早已决堤，为了这句话，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！

三炷香燃尽，日头渐渐大了起来，我靠在太子的身旁，抚着肚子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却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母亲。宁古塔中的她，可还安好？我几次想要打探母亲的消息，但却问不出口。太子对我这般悉心疼爱，不说，定是有难处，但是，他当初答应保我母亲周全，我定然是相信他，不仅因为他是当朝太子，更因为他是，深爱我的人。

05

近日边关来犯，太子因此忙了起来，但他再忙，也会来陪我聊上一时半刻。

有时候，真的希望我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一对夫妻。很多时候，锦衣玉食远比不过粗茶淡饭。

太子不在府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房间里做一些针线活，偶尔，出去晒晒太阳。毕竟，除了太子府邸，宫里的其他人总有风言风语，我不想听，更不想去解释，何况如今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

今日阳光甚好，我抱着如意花园散步。

不知为何，如意突然从我怀中跳下便往外逃跑，我随着如意跑进了花园深处。

深处是一处破旧的柴房，墙皮已然有些斑驳，墙角四处都是蜘蛛网，显然已被弃用已久。我有些踌躇，想要离开。

这时，高盟抱着如意却走了过来。

我主动上前迎上，有些惊讶，自打我进宫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高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

多日未见，高盟瘦了不少，他径直走到我的身边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，我唤他，他也不回答，只是一步步地向我逼近，我的心「砰砰」地跳了起来。

我向后退了一步，高盟跟了上来；我又退了一步，他又跟了上来，终于将我逼到了墙角。他四下看了看，仿佛在找什么人，但是却又突然看向我。

我神情慌乱：「高大人，我乃太子妃，我命你.....」

高盟用食指抵在我的嘴唇上，嘴角上扬。

我护着肚子，高盟伏在我的耳边，轻轻地问了一句。

「小尼姑，别来无恙啊？」

我惊诧地看着他，我乃当朝太子妃，他乃太子府邸重臣，怎可这样轻薄于我？我面有愠色，想要说话却无法张口，高盟乃习武之人，只是一个手指，就令我无法言语。我伸出双手，用尽全力想要将他推走，他纹丝未动，我继续挣扎，他却用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掌，塞到了他的锦衣之中，在胸口轻轻地摩挲，脸上露出莫可名状的表情。

高盟的嘴唇突然贴到了我的耳朵上，我面红耳赤，更加想要挣脱，他气息温热，向我问话。

「我比起那病怏怏的太子，如何？」

我不停摇头，他又在那里自言自语：「要记得，人，挣不脱命运。」

我不知道他此言何意，他却把手从我的嘴上移开，将我的衣服扯下，又抓住了我一直在拼命捶打的另一只手，再次伸进他滚烫的胸膛，我终于可以说话，大声喊着：「来人啊！」

外面传来了脚步声，我叫得声音更大了，高盟将我的两只手牢牢锁在胸膛，拽着我向后仰去，有人推门而入，高盟大喊：

「娘娘，娘娘不要啊！」

众目睽睽之下，我，当朝太子妃，衣冠不整地扑在高盟身上，高盟还在喊冤……为首的公公气急败坏地摇着头：「速速拦住皇后，让她切莫靠近此地半步！」我挣扎着站起来，跪倒在公公身边。

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」

我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却被高盟一个手刀打晕了过去。

06

太子妃白昼宣淫丑闻很快就传开了。

各种难听的话在太子府里穿梭个不停——

「太子妃身怀六甲，却还惦记着男女之事.....」

「据说在还俗进宫的路上，她就眉来眼去地勾搭着高大人.....」

「还让咱们剃光了头发，公公们都笑咱们是秃毛鸡，她倒好.....」

一直死气沉沉的太子府中因为我的丑闻而热闹非凡，我在这些窸窣窸窣的声音中醒来，身边站着太医和嬷嬷。

我焦急地看着太医：「太医，我的孩子.....」

太医鞠躬说道：「娘娘放心，您只是受惊了而已。胎儿一切安好。」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却又挣扎着起身。

「太子呢？太子回来了没有？」

周围没人应答，我环顾四周才发现房间的异样——

平日里随处可见的鲜花、熏香、古董摆件都被撤走了；平日里伺候的丫鬟也都被撤走了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但我相信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太子他知道真相，他会站在我的身边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。

阳光倾泻在来人高大的身躯上，形成了巨大的阴影。

是太子。

只是阴影中他模模糊糊，看不清脸，也看不清表情。

我气息微弱，却还是笑着看向太子：「殿下，孩子没事……」

我以为他会抱住我，听我讲述今天的奇耻大辱，随后帮我出气，安慰我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冷冰冰地站在原地，一字一顿说道：「太子妃钟意，祸乱宫闱……」

原来，他只是那块绰绰的阴影，没有任何感情，他甚至没有再多看我一眼就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命令：「即刻，给太子妃灌下断子汤……」

我用尽全力想要追出去，却只看到太子一个决绝的背影，我跪在地上，再次昏了过去……

醒来之时，我鼓足勇气、小心翼翼地摸向肚子……结果令我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而听贴身的宫女讲，那断子汤，是太子亲自给我灌下的。

我不禁笑了起来，竟然笑声朗朗，身边的宫女不停问我怎么了，我怎么了？
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.....我，钟意，终于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.....

07

我昏睡了三日，醒来之时，感觉比自己的一辈子还要长。

「来.....来人啊.....」无人应答。

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，想出去找点吃的，却发现，房门紧锁。

我瘫倒在地，不一会儿，大门的那个小小的门洞里，递来了一个盘子，上面有几个碗碟，装着一些吃的.....

呵，那是给如意做的门，如今，却给我钟意用上了。

我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，我应该绝食，水米不进，对吗？以此来博得太子的同情，祈求他来看看我，但是，我一定要吃，我，罪臣之女，肩负着保我母亲周全的使命，我必须活下去，狠狠地，活下去。我咽下最后一口米糕，敲了敲那扇小门，把装着空碗的盘子递出去。

「水，请给我一些水.....」

谁能想到，当朝太子妃，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，爹娘都被抓走之时，都没有如此的绝望。

白天，太子府邸总是静得吓人，直到那一日，突然鞭炮齐鸣，热闹非凡，我的房间里也被送进来丰富的吃食，我掀开其中一只盖碗，糯米饭，而上面，还点缀着一只红色的双喜字。

我尝了尝，山楂糕做的，配这甜腻的糯米饭，正好，不是吗？

我拼命往嘴里塞着食物，鲍鱼、海参、虾.....这些平日里我根本不会多瞧一眼的食物，此刻统统涌进我的胃.....我要让身体上的痛，遮盖住心里的伤口.....

太子——大婚！

他废了尼姑庵还俗的太子妃，迎娶了怡情坊的头牌。那刺鼻的薰香再次将我环绕，我忍不住咳嗽起来，胃里也在不停地翻涌。

不行，我还能吃，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？我可以、我可以的.....我不停地吃、不停地哭，隔壁传来一个女子曼妙的歌声，那应该是怡情坊的头牌，不，是当朝太子妃.....

「娘子，慢点跑！」

「来追我呀，相公，哈哈哈哈.....」

「你这顽皮丫头，待我抓到你，定让你跪地求饶。」

太子和太子妃琴瑟和鸣，我的胸口起伏强烈，终于，大喜之日的山珍海味被我一并吐出——

太子殿下，请原谅我，不能与你有福同享.....

窗外，烟花燃了起来，转瞬即逝，我倒在这污秽之物中，不知该如何起身，亦不知如何重来。

突然，一个人闯了进来，他点燃了灯盏，慢慢地走向我。

「高.....高盟！」

高盟看着我，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。

「你，你为何要如此这般对我？」

高盟一言不发，却将我一把抱起。

「你放下我！」

高盟终于说话了：「如果不想继续脏下去，就不要挣扎！」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的污渍，突然觉得无力挣扎。

高盟带着我从后门离开，太子府的人忙着歌舞升平，根本无暇顾及行色匆匆的高大人和早已辨认不出模样的太子妃。

高盟将我带到他的住所，将我送至浴室，里面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「洗澡的力气，你应该还有，换洗的衣服在这里，泡好的花茶，在这里。」

高盟安顿完了这些，转身就要走。

「你.....」我忍不住叫住他。

高盟停了下来，看着我。

「怎么，难道还要我给你洗不成？」

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」我认真地看着他。

「不管你什么意思，我也要去洗一洗了，我的衣服这个样子，你也都看到了。」

高盟的外套上也都沾满了污渍，他摊了摊手，关上了门，走了出去。

舒适的水温唤醒了我的意识，一个清清爽爽的钟意再次从水中站了起来。我换好散发着桂花香气的素衣，推门出去，在门廊处，看到了高盟，不由得一惊。

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」

「不然呢？我不等在这里，又该去哪里洗漱呢？这里不是太子府邸，浴室都有三大一小。」高盟有些无奈。

「你，就坐在这里等我，这里有泡好的桂圆糖水。」

高盟说完，径直向浴室走去。

我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陷入沉思，高盟为何这般待我？我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为何要加害于我？而如今，他又为何要

带我来到这里？他不怕太子吗？他真的只是太子身边的亲信吗？

我想不通，头痛欲裂。

高盟带着一身的雾气蒙蒙走到我的身边，我这才缓过神来。

「还在想，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，是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太子大婚，你待在太子府邸，可能会寻短见，太子不忍这样对你……」

「他不忍这样对我，却灌我喝下断子汤、娶了怡情院的头牌……」

「你二人只是一场交易，交易，就要付出代价。」

「代价就是要被你轻薄、陷害，从而骨肉分离，生不如死？」

「钟意，你还是活下来了，不是吗？」

「我待在莲溪寺也能活！」

高盟忍不住「哼」了一声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
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在莲溪寺呆够一年，就要前往蛮夷之地传教？」

「是，尽管是蛮夷之地，但是，我有佛法庇佑，是人人尊敬的法师，纵使风餐露宿，却也落得逍遥自在.....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？钟意，你这比丘尼的身份怕是一时半会忘不掉了。但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命你去传教是假，盼你在路上横死是真。」

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。

「师父慈眉善目，说愿意让我在莲溪寺修行，消除业障.....」

高盟看向我：「白虎星转世的罪臣之女，不晦气吗？」

我听到这里，怔住了。

「如果那日你没有进宫，也迟早会走上黄泉路。在宫里，纵使有万般不好，但是你还是有一搏一把的机会，不是吗？你现在所受的这些.....」

「所以，你轻薄一个罪臣之女，不晦气吗？」我打断了高盟。

此刻，倒是高盟愣住了，他将头转向一边，不再言语。

08

是夜，高盟让我睡在了他的客房，是提前布置过的模样。

「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这里足够安全，也足够安静，太子府邸的那一切，都不会再吵到你。」

「我不怕吵，送我回去。」

高盟看着我：「你不要真的爱上太子。」

我抬起头看着他：「他对我至纯至真，还会保我母亲周全，为我父王平反，我为何不能爱上他？」

高盟：「你们只是一个交易，你无需入戏太深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：「你这样的人，又怎会懂得什么叫真情？」

高盟：「太子与你的家人比起来，孰轻孰重？」

我一字一句地回答：「太子和母亲，于我都是家人。你不懂什么是家人吗？」

高盟笑了笑：「的确不懂，我自幼没见过爹娘，是太子带我进宫，给我衣食。我只知道，交易，就是交易，而做交易的前提，是足够的胜算。而不是感情或是同情。」

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高盟已经关门离去。

高盟反复强调这是一场交易，可是，他怎么会知道太子为我所做的一切？那一切，换做是谁，都不会被认作是逢场作戏。高盟不是我，他又怎能懂得？

在高盟这里，我度日如年，我知道，这是另一种软禁，也许，也是另一种保护，但是我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太子，究竟怎样了呢？他是否还记得，他的阿意？

这一日，高盟回来了，他让我跟他走，我不解。

他说：「太子命你，即刻返回太子府.....」

09

得知回太子府的消息，我内心惊喜，但却不敢表露出来。

高盟告诉我：「给太子下毒的人找到了。」

我禁不住问：「是谁？」

高盟：「三太子。」

我一怔，却又很快回过神。动物尚知同类互不相残，而帝王家这些却不存在。帝王家的王位只有一个，而王位下面堆满的都是白森森的人骨。

这就是权力，需要用血供养。

当我回到太子府，听到下人们络绎不绝地讨论着三皇子下毒的事，而我这个过气的太子妃已经无人再提了。

下人们热火朝天地说着，似乎在朝堂上亲眼所见三皇子披头散发，大声咒骂，而太子目光不曾瞥向三皇子一眼。皇上当朝宣布，将三皇子贬为庶人.....

而此刻，我也突然意识到，真凶找到，那么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，我和太子的交易亦结束了。

我刚刚走到太子寝殿门口，就见到几个太监驾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去，她哭诉着说，太子，你好狠心！

为首的太监不慌不忙地讥讽着她：「哈哈，你呀，不过就是一个妓女，这还真的想赖在太子府，飞上高枝变凤凰吗？」

新任太子妃尚且如此，而我不过是一个惑乱宫闱的罪臣之女罢了。叫我回来，太子恐怕也是准备要当众处决我而已。

不过，这就是交易的代价，我想起了高盟说的话。

我没有死在前往蛮夷之地的路上，已是幸运，接下来，命运会怎么安排，我反倒坦然起来。

10

我回到了太子府，但是太子并没有立刻将我召见，只是，我的房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，甚至，鲜花和点心，都更加用心了。但是，作为一颗棋子，他害我遭受如此大的伤痛，我应该恨他，对吗？可我恨不起来。如果我恨他，为何他还会夜夜入梦？

而幸运的是，有时候，梦，也能成真。

是日，我在梦中看到太子抱着如意前来看我，他笑着摸着我的脸，不停地唤我：「阿意.....阿意.....」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，我突然醒了，而身边躺着的，竟然是太子！

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，紧紧抱住我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，我多希望我和太子的每一天，都能这样平

平淡淡地相拥.....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太子开口问我：「阿意，你还在生气吗？」

太子的语气如此无辜，好像亲手灌下断子汤的人并非是他，而是什麼根本不认得的旁人。

我顿了顿：「我为何要生气？为了我们未曾谋面的骨肉？你可以不珍惜我，但是，却又为何如此对待自己的骨肉？纵使我是罪臣之女，但那也是你的骨肉.....」

太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抚着我的脸：「让我再好好看看你。」

说罢，他点亮烛火，俯脸凝视我，用手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水，仔细地把我看了一遍又看，怅然一笑。

一阵风吹过，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。

在黑暗中，太子娓娓道来。

「阿意，我珍惜我的骨肉，更珍惜你我之间的骨肉。你怀胎之际，宫里上上下下都有讨论，但是，只有我知道，在这深宫中，唯独没有子嗣，才是最大的安全。」

太子顿了顿，摸了摸我的头说：「阿意，我不在乎子嗣，我只想让你活下去。」

其实我早已猜到，在这宫中，若不是太子亲手与我做个了断，背后，那些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？

然而，当我听他亲口说出，还是何其震撼！我想起我们初相识时的话。

「对不起，让你深陷险境，但，你我都是身不由己，而像我们这样的人——」

「只能向前，不管用什么代价。」

我再也忍不住，在「仇人」怀中任眼泪肆意流淌，如果我还能与太子相伴左右、一起向前，那如今的一切，也许并不算什么。

眼泪的咸混着血腥味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我尚在疑惑，随即意识到异常。

我起身，借着月光，隐隐绰绰看到太子嘴角淌着血。

我一怔，只看他冲我笑了笑，说了句：没事。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突然，他的手一松——

太子昏倒在了我的怀里。

原来，这世上，付出代价的，并不只我一人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的恨，全都变成了心疼。

病榻上，太子虚弱至极。

太医摇了摇头：「太子身体毒素堆积，若只是清除体内毒素，若不……呃……」

他欲言又止，我清楚他说的是必须找到下毒的源头。很显然，除了三皇子以外，还有人要下毒谋杀太子！

这偌大的朝堂，谁都有可能是那个凶手。

太医走后，病榻旁，只剩我与高盟。高盟猛然跪地，与我看到的他，截然不同。他对太子忠心耿耿，言听计从，太子再次中毒，高盟作为内臣十分自责，请求太子降罪。

太子笑了笑，面容安详，他安慰高盟：「敌在暗我在明，他们就是要除掉我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随了他们的意吧。」

高盟：「太子，万万不可！」

太子：「高大人，我中毒的消息，不必掩藏，而且，这次的毒性更大，太医说我即将容颜尽毁，只能以面具示人。」

我在一旁不禁困惑起来，刚才太医开药方的时候，我就在身旁，我为何没有听到此事？

而高盟听到这里，却猛然一抬头，目光坚毅。

他与太子朝夕相伴——那些我看不透的时刻，高盟却只需要一个眼神——他自然知道太子在说些什么。

高盟跪在地上，表情竟然有些轻松，他拱手说道：领命。

说完，高盟便退下了。

我知道这其中定然有蹊跷，但是，我没有问，我与太子本该就有这样的默契，他不必说，我不必问，但是，我还是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在给太子下毒。

我思忖片刻，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突然推门进来，身上还穿着太子的衣服，我看了看病榻上的太子，太子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原来，以面具示人的，即将是高盟……难怪再见他之时，会瘦了那么多。

高盟本就与太子有三分相似，只不过更加健硕一些，这一切看来是早有准备。

而真正的太子，即将前往无人知晓的行宫养病，但为了不让别人起疑，我还要守在这太子府邸。

戴着面具的高盟看向我，眼神摄人心魄，一种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。

在太子离开之前，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，不与高盟独处……

12

为避人耳目，太子需要在深夜离开。临行前，我跪倒在地。

太子一愣，连忙上前扶我，我拱手道：「殿下，臣妾请求废掉太子妃！」

太子大惊失色：「阿意！你这是为何？」

「自断子汤之后，钟意失去骨肉，亦无法再次生育，无法为皇家开枝散叶，以后更难担母仪天下之位。」

太子一怔：「阿意，你还是在怪我吗？我说过，我不在意子嗣.....」

我打断太子的话：「阿意没有任何怪罪殿下下的意思，殿下不停中毒，我万分心疼，我亦是罪臣之女，恐怕是我父亲之前在宫内的敌人，害怕我当上太子妃之后报复，所以，只能对殿下下毒，以绝后患.....」

太子有些惊讶，我心意已决：「还请太子成全。」

说罢，我抬起头，看向太子。

「阿意不想做什么太子妃，只是想成为你的妻子。过去，阿意许愿，无论是锦衣玉食，亦或是粗茶淡饭，只要能与你相伴左右就好；如今，只要殿下平安健康，阿意即使与殿下海角天涯，也好。只要殿下心里有我，哪怕只是一个角落的位置，足矣。」说完，我泪如雨下。

太子从未见过我如此坚决的态度，沉吟片刻，最终同意。

那一夜，我枕着他的肩膀，与太子和衣而卧，四目相对之时，哪怕默默无语，却也已是万语千言。

我爱他，即使他不是太子，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，即使面对的是坎坷的命运，即使未来充满变数.....但此时此刻，我对他的心

意，无悔亦无言。

翌日，我起床之时，发现太子早已离开，床边只留下一块精美的玉佩，工艺精巧无比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这是太子的随身携带之物，我见过多次，却从未想过拥有。此时，我抚摸着玉佩，把它挂在脖子上，仿佛太子就在身旁。

13

住进冷宫是我进到太子府中，最快乐的日子。

太子妃权力虽大，可总有诸多约束。但冷宫废妃就不一样了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不用给任何人请安。没有仆从跟随，所有事亲力亲为，时间变得很好打发。

心情好便自己打理一下花草；心情不好，在床上躺一天看点话本子也无旁人来说三道四。

而且，我还躲过了高盟。

宫女太监也会按时来探望，除了生活用品，还会送一些我平日里喜欢吃的奶酥点心。

要说有什么烦心事，就是这冷宫的偏殿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蓬头垢面，神出鬼没。

看她的模样足以做我的长辈，想必不是太子同龄人，更不可能是什么废妃。

问偶尔来送东西的婢女，也都语焉不详。一日，管事的公公告诉我，这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，皆因太子仁慈才留她一条性命，还叮嘱我千万不要与她来往。

我心里轻轻「啧」了一声，这位妇人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只有到深夜才出来找些吃食，如何来往？

但我嘴上却只是淡淡说了句：「知道了。」

我们就这样相安无事，直到中秋。

这对我来说是最为伤感的日子，一来中秋都是全家团圆，而我家人四处流散；二则中秋亦是我父亲被抓入狱的日子。

望着一轮明月，我心中只徒增伤感。

就当我准备回屋时，偏殿的妇人却从房间里冲了出来。她嘴里发出着呜咽的哀鸣，她之前从未这么失态，向来都很安静。我有些好奇地走近，听见几声「啧啧」的细语。

我心头一紧，忍不住哀叹：皆是苦命人！

我转身回屋拿了点御膳房的奶酥点心，这些都是太子命最好的厨子做的，纵然如此，也赶不上小时候娘做的味道。

我把点心递给那位妇人，她果然平静了下来，但是，她并没有吃，而是捧着点心端详了起来。

端详着、端详着，她竟「呜呜」地哭了起来.....

我掏出帕子给她，她怔怔地看着我，那双眼睛……不，这不是真的！不可能！我的心头热血翻涌，耳朵也跟着嗡嗡地响了起来，她喊的不是什么「咦」，是「意」，我的乳名！

我颤抖着双手，撩开她凌乱的头发，在一张分外苍老的脸上寻到了母亲曾经的样貌。

悲伤和喜悦如同两股巨大的洪水涌上心头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但更多的，却是疑惑——

母亲不是在宁古塔吗？为何会囚禁在太子府中？太子到底知不知道这一切？他不是发誓要保我母亲周全？……

我知道，这背后定然有一个秘密，而这秘密，或许会毁掉我的一切……

但是我还是决定奋不顾身，朝这个秘密走去。

14

高盟来了，是我托宫女带的话。

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

尽管我万般厌恶他，但是我知道，只有他能告诉我这个答案。

高盟到来之际，我正用一尺白绫将自己挂在横梁上。

高盟见多了这样的场面，自知我是做戏，站在一旁吃起了点心。看我真的踢倒了凳子，面色赤红，才将我抱了下来。

他将我放在床上，规矩地站在一旁。这令我有些惊讶。

高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：「你真的想要知道答案吗？」

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追问：「你又真的敢知道答案吗？」

我内心翻江倒海，却还是坚定地回答：「请讲。」

高盟摇了摇头，终于说出了实情——

原来，父亲当年遭受文字狱陷害，皆因支持太子的反对党。同时要上书太子在朝内结党营私之事。

母亲的确被发配去了宁古塔，但是，母亲私藏了太子私通党羽的书信，在宁古塔那样的苦寒之地，也想着如何把这些书信递交到权臣手中。

但这件事还是被太子知晓，于是，太子毁掉了书信，并赐毒药把母亲弄疯，囚禁在这地。

「同时……」高盟欲言又止。

「同时什么？」我追问道。

「同时，太子命我去莲溪寺接你进宫，当太子妃……」

我感到头晕目眩，太子与我做交易时的话还在耳边，承诺保我母亲周全之际，他早就已经对母亲痛下毒手……还在祭祀之时说出帮我父亲平反昭雪的话……

高盟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看着我，问我还好吗？

我摆了摆手，无力回答，他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

「下面的话，你可以当作是劝慰，也可以认为是我的愚忠，但我依然要讲给你听——

来到这宫中，上上下下，无论是太子还是宫女，无论是你还是我，都是万般不由人。太子害你家破人亡是真，但对你的心意也是真。如果你过不了这个坎，离开便是，不要再节外生枝——

这是，为你好。」

「我今日没有来过，你亦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。你隔壁的妇人需要什么，你可以找我，但是，她不是你的什么人，她就是一个老妇人，仅此而已。」

高盟说完，便要转身离开，我叫住了他。

「高大人，我还有一事不明白。」

「请讲。」

「你扮成太子之事，完全可以不让我知道，如果我不知道是你，就不会躲入这冷宫，若我不来这冷宫，就见不到我娘，太子的事更不会败露，而这中间的重要一环就是你……」

「太子离开之际，曾命我打扫冷宫，说这里杂草丛生，一定要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想，你应该懂……」

「那你为什么不？」我早已泣不成声。

「我高盟也总有愚钝之时.....钟姑娘，告辞！」

高盟快步潜入无边的黑夜，他叫我钟姑娘。我看着高盟的背影，愣愣地出了神。

窗外夜色落寞，许久干旱的天空终于下起了雨。

15

经过调理，太子的身体终于好转，高盟的调查也颇有成效，立竿见影地铲除了好几个太子的反对党。

而我，也在太子的安排下，被高盟强行灌下了「忘忧丹」，据说，能够忘掉很多事情.....昏天暗地地睡了几日，醒来时已经回到了原来的寝殿，冷宫的一切记忆似乎全都消失了。

在寝殿内无事可做之时，就把玩太子留给我的玉佩。

是日，太子班师回朝。当我在花园里，再次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忍不住跑上前去，径直抱住太子。太子亦不顾旁人眼光，亲昵地唤着我：「阿意！我的阿意！」

当晚，太子躺在我身边，抚摸着挂在我脖颈的玉佩。我搂着他，问他能否帮我换个寝殿？

太子想都没想，高兴地应允下来，说要派宫里最好的工匠，重新打造我们二人的爱巢。

我笑了笑，神色里流露出一丝他没有注意到的哀伤。

16

乔迁当日。

宫殿的确如太子承诺的那般金碧辉煌，我亦非常满意，提出要赏赐高盟，奖励他这段时间的劳苦功高。

屋内只剩下我与高盟二人，我看着他，从怀中掏出那块玉佩。

「高大人，宫中金银珠宝，你自然不缺，你与太子一同长大，那么，就将这个玉佩赐予高大人吧。」

高盟面露难色，我一步步地走向他，将玉佩戴在了他的脖子上，他想要拒绝，但我已将外衣脱下，只剩薄纱一件，那件他在莲溪寺见过的粉色肚兜，若隐若现，我环起手臂，置于他的脖颈，不肯松开，高盟面红耳赤，但迎接我的目光却没有躲闪。

我问他：「拒绝我和拒绝太子，哪个更难？」

他没有回答，扯下我的粉色肚兜，将我抱起，抱到了太子为我这个太子妃精心打造的床榻之上.....

17

我想，太子永远不会忘记，他最爱的太子妃阿意与最忠诚的心腹高盟，在他面前翻云覆雨的场景。

一向工于心计、喜形从不于色的太子，拿着利剑，一刀刀把宫中的红绸全部斩断，脖子涨得通红。最滑稽的是，他的手里，还拿着给我带回来的奶酥点心。

我毫无顾忌，也没有任何愧疚，只是一字一句地告诉他。

「交易，这不过就是一场交易。」

我从早已昏昏入睡的高盟身上取下玉佩，向太子晃了晃。

「殿下应该知道，这个玉佩，不止是个玉佩吧？里面放入催情粉，高盟当然把持不住。在这之前，里面放入夹竹桃粉，殿下病入肌肤也拜它所赐。」

太子恼羞成怒，想要上前刺死高盟，我却在一旁提醒他：「杀了高盟，你身边再无亲信，江山不保。」

太子第一次如此无助：「阿意，为何，为何是你？」

其实这段时间，我把玩太子的玉佩并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在其中发现很多细密的孔洞。这的确是宫中最厉害的能工巧匠才可以做出来的东西。当太子把夹竹桃粉放在其中，它就可以慢慢挥发。

简而言之，给太子下毒的人正是他自己。

他这么做，无非只是为登基前铲除异己找个借口罢了。

连自己都不放过的人，又怎么会在意未出生的骨肉？比起江山，我算不了什么，只能算一颗棋子吧。

或许，高高在上的君王会对棋子有一点点真心，但这些真心也只不过是一句「丢了怪可惜的。」

仅此而已。

18

我想，太子已经非常清楚，他永远地失去了我。

就算强留我在身边，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。

他的阿意，早就已经死了。

太子告诉我，天高海阔，我自由了。

「离开这里吧，去一个我找不到你的地方。」

三天后，太子向外宣布，太子妃钟意重病缠身，不幸去世。据说，他说的时候，眼眶含泪，唤我为「吾妻」。

而高盟则被发去守太子妃陵，不知归期。

当时，高盟灌我服下「忘忧丹」之时，问我可还记得童年时，尚书府有一个叫小怀的男孩。我当然记得，小怀哥哥大我三岁，与我青梅竹马，但是我七岁那年，他就回老家了。

高盟笑了笑：「小怀是夫人在尚书府门口捡到的，当时奄奄一息，十岁那年，他被送往宫中，习武至今……」

我大惊失色：「你是小怀哥哥？」

高盟摇了摇头：「我是高盟。」

随即却又跪下：「花园之事，请小姐恕罪。」

他这一声「小姐」，将我唤回了童年，我一时无语，看着眼前的小怀哥哥，似乎一切都明白了，尽力保我母亲周全的，其实是他.....

高盟替我服下了忘忧丹，说想将一些记忆忘掉，但是，乔迁之时，他与我尽享鱼水之欢，而那枚玉佩里，根本没有什么催情粉。

有些人，其实是忘不掉的。

19

半年后，皇帝去世，太子继位。

继位后，太子不再是之前那个优柔寡断、病恹恹的模样，他统领三军，宣布立刻讨伐邻国。

三年后，战争结束，我方大获全胜。

曾经的太子已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、战无不胜的将军，他亲自去边关犒劳将士、体察民情。

在边关的一个集市上，他看到了一列化缘的比丘尼，其中有一个酷似钟意。他定了定神，但是却又无法确定。

这天地之大，即使只是这集市之中，各色女子也多如牛毛，像钟意的比丘尼，也不过只是一个巧合而已。

但是，他刚刚转身要走，却看到了那个比丘尼拨动的佛珠珠串上，挂着一个精巧的玉佩，举世无双。

他眼中滚动着热泪，一阵北风刮过。

再回头，此生四散天涯。

- 完 -

□ 西二旗冯糖